

精神译丛·徐晖陈越主编

La chair des mots

Politiques de l'écriture

Jacques Rancière



[法] 雅克·朗西埃 著 朱康 朱羽 黄锐杰 译

词语的肉身：书写的政治

西北大学出版社

La chair des mots
Politiques de l'écriture

Jacques Rancière

徐
晖
陈
越
主
编

[法] 雅克·朗西埃 著 朱康 朱羽 黄锐杰 译

词语的肉身：书写的政治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语的肉身:书写的政治/(法)朗西埃著;朱康,
朱羽,黄锐杰译.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1

(精神译丛/徐晔,陈越主编)

ISBN 978-7-5604-3564-0

I. ①词… II. ①朗… ②朱… ③朱… ④黄…
III. ①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3060 号

词语的肉身:书写的政治

[法]雅克·朗西埃 著

朱康 朱羽 黄锐杰 译

出版发行: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 编:710069

电 话:029-8830259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8.25

字 数:170 千

版 次: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04-3564-0

定 价:43.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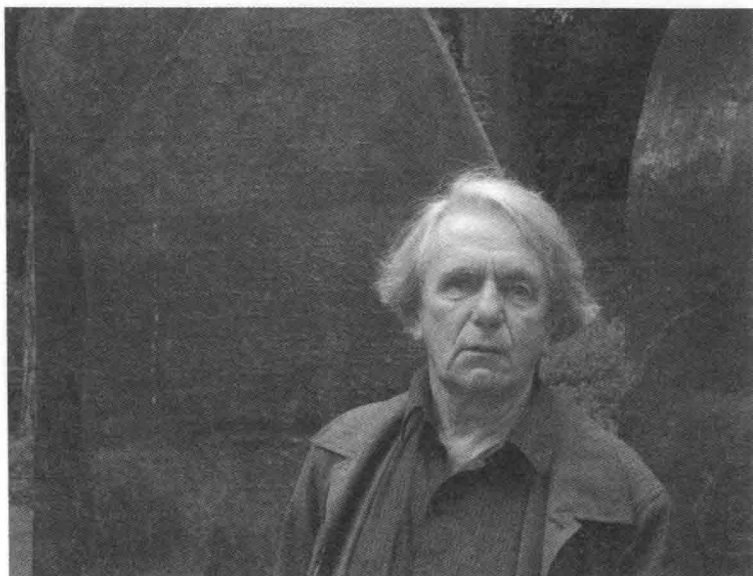


Rethinking
Reconstructing
Reproducing

*

“精神译丛”
在汉语的国土
展望世界
致力于
当代精神生活的
反思、重建与再生产

*



雅克·朗西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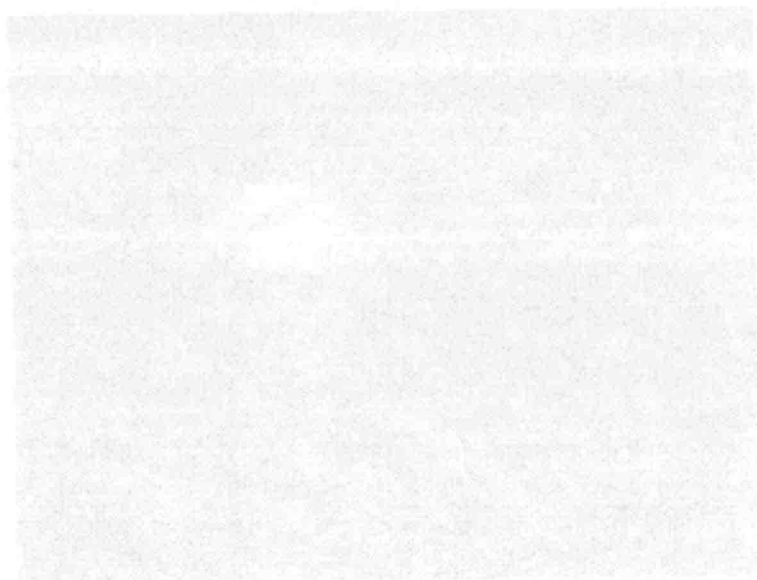


photo copyright © Éditions Galilée

LA CHAIR DES MOTS

de Jacques Rancière

Copyright © Éditions Galilée 1998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Co. ,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录

言词的出离 / 1

第一编 诗的政治 / 13

第一章 从华兹华斯到曼德尔斯塔姆:自由的转输 / 15

第二章 兰波:声音与躯体 / 66

第二编 小说的神学 / 107

第一章 文字的躯体:圣经、史诗、小说 / 109

第二章 巴尔扎克与书的岛屿 / 140

第三章 普鲁斯特:战争、真理、书 / 167

第三编 哲学家的文学 / 189

第一章 阿尔都塞、堂吉诃德与文本的舞台 / 191

第二章 德勒兹、巴特比与文学表述 / 215

人名索引 /245

译后记 / 251

言词的出离¹

Les sorties du Verbe

¹原文标题为«Les sorties du Verbe»。sortie 在法文中义项甚多,有“离开”“外出”“散场”“出口”“流出”以及戏剧里人物的“下场”、军事上的“突围”等义,朗西埃在本书中利用它的多义性将多领域的现象联系在一起展开了诸多讨论。Charlotte Mandell 的英译本将本标题中的 sorties 翻译为 excursions。译者在这里将它翻译为“出离”并在下文中尽量保持这一译法,在不得不用其他义项翻译时将加注法文原文。——译注

“太初有言。”(Au commencement était le Verbe.)¹令人觉得难解的不是这一太初/开头(le commencement),不是[开头里]² 对言即上帝及言成肉身(incarnation)³的肯定。令人觉得难解的是终末/结尾(la fin)。这并不是因为《约翰福音》遗失了结尾,而是因为它有两个结尾,每一个结尾都宣称有无穷多的事情要述说,有无穷多的神迹(signes)要揭示,都要证明言的确变成了肉身。可能已经有批评指出:《约翰福音》的第二个结尾不足凭信。这个结尾用一种粗糙的手法,一种古怪而又生动、通俗的音调,讲述了耶稣在提比哩亚(Tibériade)的一次新的示现(apparition),一次新的奇迹性的捕鱼[事件]:彼得潜进湖中以求重返救世主门下,而救世主现身在岸上,使徒们发现岸上有一小堆篝火,这篝火既是烤鱼的炭火,同时又是降入世界的光。在离开这本书的时

¹ 此为《新约·约翰福音》的开篇第一句话。本译本一般把 Verbe 译为“言”,把 verbe 译为“言词”。——译注

² 此为汉译时为使行文顺畅所增加的话,加方括号以示区分。下同。——译注

³ Incarnation,一般译为“道成肉身”,在表示过程时,本书译为“言成肉身”,或“化成肉身”,在表示结果时,译为“化身”,以与 chair(肉身)相区分。与之相应,incarné,译为“化成肉身的”或“肉身的”,Verbe incarné,译为“化成肉身的言”或“肉身之言”(在一般神学著作中,往往译为“成肉身的道”)。——译注

刻,作者仿佛不得不把肉身之言(Verbe incarné)¹的宏大故事,全都讲成人们日常劳作的细枝末节。又仿佛作者不得不把见证人,肉身之言的见证人转化为神圣的书写者(écrivain),把经文(Écritures)转化为书写(écriture),把书写转化为作为其终点的世界。对应着三次鸡鸣,同一个关于耶稣的问题三次问向彼得,这使彼得成为教会头领具有了正当性,而后这一文本在结尾处表明,文本的编纂者实际上是耶稣选中的那位门徒²,他讲述着言之化身的诸般行绩(faits)。那些批评可能是有道理的:这番论证很
10 明显是后来添加上去的。但重要之处恰恰在于,这段附文是必要的,第二个结尾展现了第一个结尾的逻辑,并把它的象征性功能转换成了一种散文化叙事,而第一个结尾直接要求第二个结尾:一定要把书(Livre)³的主体转化为故事的叙述人,要把书(livre)投射向现实,而这一现实并非书所谈论的对象,相反,书在这一现实之中,并必须成为其中的一个行为(acte),一种生活的力量(puissance)。

这样,在向化成肉身的言(Verbe fait chair)告别而将他的书传入世界的时刻,在交由书写独自言说经文之所说的时刻,断裂便被标示了出来。然而,这个卓绝的书的范例,这部关于化成肉身之言的书,这个返转至开头的结尾,这两部彼此拢合的圣约(testa-

¹ 化成肉身之言(或用一般的神学语言,成了肉身的道),就是耶稣。——译注

² 这位门徒就是耶稣的见证人,他是耶稣在世界中的行绩的记录者。——译注

³ Bible 一词来自于希腊语 biblos,意为“那书”(le Livre)。——译注

ments),培育了整个思考与书写的传统:诸民族或全人类的浪漫的圣经(bibles),我们这个世纪取法自相绕合的圆环游戏而精巧构建的书。有多少书曾梦想着遵循这一叠合的样式,有多少书被创作出来只为了它们最末的句子,为了它用起始的句子所造就的光辉的韵律!但是,太过轻信自身闭合之书的能效将在另一形式下遭遇结尾的悖论。真正困难的不是终止一本书。设置下难题的不是最末的句子,而是与末句相邻的前一句。已获完成的书必须投身其中的不是虚空(le vide),而是将书与其结尾分隔并使这一结尾能够到来的间隔(l'espace)。作为报纸连载小说的作者,巴尔扎克已为《乡村教士》(*Le curé de vilage*)写下了结尾。然而作为长篇小说家,巴尔扎克要抵获那一结尾,将需要两年的时间,两百多页的篇幅。在1908年,《重现的时光》(*Temps retrouvé*)¹的结语同时被构思为《在斯万家那边》(*Du cote de chez Swann*)²的开头。无疑,有很多次,普鲁斯特都在图书馆里修改“永恒的爱慕”(Adoration perpétuelle),在沙龙里修改紧随其后的一篇“上流舞会”(Bal de têtes)³。但是,在通向那里的道路上,出现了一段陌生的路程。小说家没有料到,一场战争不期而至,并且,他要补充150多页书稿,才能到达那一结尾,到达这本书由之开始的地方。间隔把韦萝妮克·格拉斯兰(Véronique Graslin)⁴与她的死亡分隔

¹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又译“追寻逝去的时光”)的最后一部。——译注

²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部。——译注

³ 《追忆似水年华》第七部《重现的时光》的两个片段。——译注

⁴ 巴尔扎克《乡村教士》中的人物。——译注

11 开来,抑或把普鲁斯特的叙述人与启示分隔开来,在这一间隔之中,令人恐慌的不是虚空,而是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是过剩所产生的风险,是能够褫夺书的脆弱真理的一个化成肉身的真理所带来的冲击。

因此就有一场奇特的游戏,展开于词语(mots)与它们的躯体(corps)之间。自柏拉图与《克拉底鲁篇》(Cratyle)以来,人们久已听闻:词语与它们所言说的东西并无相似之处。这是思想的代价。它首先要做的就是拒斥这种相似性。但是,由于把这一相似性等同于诗的谎言,柏拉图赋予自己的就是一个太过容易的任务。因为,诗歌(la poésie)与虚构(la fiction)具有相同的需求。这正是马拉美所说的,一个业余语文学家在用诗人的严谨校正他自己的克拉底鲁式幻想。如果不是机运使“夜晚”(nuit)[这一词语]发出清亮的声响,使“白日”(jour)[这一词语]具有阴沉的音色,那么韵文(vers)就不会存在:韵文补偿了语言(langues)的不足,在一切花束中它只擢升不在场的花朵。

现代诗从古代哲学那里继承了对于[上述]这种相似性的责难,但不正是这种责难自身,太快地放过了这一问题吗?因为,有许多种模仿(imiter)的方式,有许多种可能相似的事物。词语可以通过很多扇门走向非词语的东西,当人们说,语音与意义并不相似,或者,语句与世界中的客体并不相似,他们关上的只是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几扇,也是其中最不必要的几扇。因为,词语不是通过描写获得它们的力量:而是通过命名、通过召唤、通过命令、通过谋划、通过引诱,它们才割裂了实存之物的自然性,使人类踏上他们的道路,使他们相互分隔,结合为不同的共同体。除了它的意义或指称物(référent),词(mot)还要模仿许多其他的事

情:把它带向实存的言语(parole)的力量、生命的运动、致信(adresse)的姿态、预期的效果,以及受信者(le destinataire)——它预先就在摹仿(mime)着他的收听与阅读:“拿着,读!”“读者,扔掉那本书!”如果说绘画式的相似遭到了抨击,那难道不是因为它把一切运动都固定在了一个单一的平面吗?这就是[柏拉图的]《斐德罗篇》(Phèdre)中的批评最后讲述给我们的内容,当它抨击说,书写的无声的文字(lettres)所表现(présenté)的,只是对**逻各斯**的徒然的描画。问题并不是相似性不忠实,而是它太忠实了,当它已该去往别处,靠近必须谈论被言说之物的意义的地方,它却仍然固守着被言说之物。被书写的文字就像一幅无声的画,它在自身躯体上所保持的那些运动,激发了**逻各斯**的活力,并把它带向了它的目的地。死文字喋喋不休的沉默阻碍了各式各样的力量,而借由这些力量,**逻各斯**创立了它的戏剧,自己模仿自己,只为实现[人世]生活的言语,走遍其致信的路径,变成适于在[耶稣]那位门徒的灵魂中结出果实的种子。整个《斐德罗篇》的文本都不过是在展示书写所运用的种种幻术,借助于它们,书写在对活的言语的摹仿中,在对正在行进的言语的摹仿中超出了自身,历尽了一切正在运动的话语的形象:游荡、对话、争辩、戏仿、神话、圣言、祈祷。

这就是这里将要加以追问的戏剧,是文本化成肉身、赋予自身以躯体的这样一种方式,文本以此来躲避被抛入世界的文字的命运,来摹仿它自身在两个场所之间的运动,一个是它由之而来的思想的场所、精神的场所、生活的场所,另一个是它所走向的场所:一个人类的剧场,在那里言语化成了行动,占有了灵魂,带来了躯体与躯体行进的韵律。这将是一个关于高级模仿的问题,言

语想要通过这种高级模仿来躲避模仿的欺瞒术。由苏格拉底与斐德罗的行走(la marche)所开启的戏剧,的确就是言词出离(sorties)的戏剧。不过出离有好有坏。坏的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堂吉诃德的那些灾难性的“出离”,这个男人想要使书(le livre)获得完成,他认为这意味着要在现实中重新找到书的相似物。然而也有好的出离,它们不愿[像堂吉诃德那样]向着意象猛冲而被碎身于[书与现实之间的]墙壁,因而致力于消除与摹仿的幻术相关联的这样一种分隔物。这样,重要的就是像柏拉图那样,在词语与相似性之下重新发现一种力量,通过它,词语开始行进(marche)并生成为行为。也正因此,当阅读塞万提斯之际,青年华兹华斯梦想着有一个世界,在那里,精神能够将自身铭刻于它自己的居所,铭刻在一个最接近它本性的地方。但是,如果说他有一个这样的梦,这当然是因为他是法国大革命的同时代人,大革命宣称,对于自由、平等或者祖国等这样几个古老的词语,要恢复它们原初的力量,以把它们变成前进中的人民的歌。关于随大革命而起的这一个梦,兰波所提供的是一个最为炫目的版本:这是一个诗歌的梦,它回响着“新的和声”,它的脚步使“新的人一跃而起,起步前进”(《彩画集》,《致一种理性》)。¹但由此也引发了诗歌与其自身的冲突。它显示了自身的自由,它的确把自己与世界散文隔离开来,只是它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在躯体走向精神王国或新人王国,走向灵魂与躯体——而躯体在此丧失了自身——所拥有的真理的道路上,诗歌变成了一种类似于躯体音乐的东

¹ 中译见兰波:《彩画集》,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86。——译注

西。此时它的工作就是摆脱自己的乌托邦,为此它冒着舍弃言语的风险,这就像兰波把钥匙放在门下,或者像曼德尔斯塔姆,把自己变成对就要说出的“词的遗忘”。

由此可以确定文学、哲学与政治之间的独特关系,而阿尔都塞和德勒兹就是这一关系的见证人。阿尔都塞作为哲学家想要揭穿“书的宗教神话”,把思想独有的真实(*le réel*)与一切“生活的现实”(*réalité vécue*)隔离开来。这一关注点似乎完全符合他作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严谨:忧虑于如何摆脱堂吉诃德式的美好灵魂的命运。但恰恰就是这种接合(*conjonction*)包含着断裂,它把戏剧与戏剧中的退场(*sortie*)设定为文本向现实过渡的模型,同时它创立了一种书写的演剧术(*dramaturgie*),在这种演剧术中,印刷的手段将苏格拉底及其门徒的运动颠倒为他们话语的预期效果。至于德勒兹,他把自己的整个哲学都变成了对思想的摹仿性形象的否定,而这一形象的父亲是柏拉图,这位对坏的摹仿(*mimèsis*)发出抨击的人。德勒兹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将表述(*la formule*)的纯粹物质的力量同再现(*représentation*)的幻象进行了对比。但确切地说,表述同时是两种东西:它既是纯粹的语—言